



生命倫理

LIFE & ETHICS

ISSUE NO.99期 | 五月 MAY 2026

電子版雙月刊 歡迎自由奉獻



追求高智商 世界更美好？

「這教會非我家？探討新世代對教會的期望與觀感」週年研討會



追求高智商 世界更美好？

吳慧華

高級研究員

對一個人而言，沒有什麼比智商更重要，或許唯有品德除外。——Lewis Terman

對史丹福大學的心理學家Lewis Terman來說，智商有多重要？為他撰寫傳記的作者Henry Minton提到，Terman的兒孫都要接受智力測試，誰能取得高分，誰就能贏得Terman更多的疼愛。甚至連Terman家中的餐桌座位，都是按照智商的高低來安排：成績高的人坐在Terman的旁邊，成績低的則坐在下座，還要幫忙女傭做事。¹

如今，一般人不會認為身體有缺憾或血統所謂「不純正」的人沒有生存權利，但現實情況是：高智商者與高學歷者在社會上容易「生存」，這成為人們追求的另類優生觀。因為高智商者往往考試成績更優異，能輕易入讀名校，取得專業資格，日後也自然能憑藉亮眼的學歷投身社會，成為所謂的社會菁英。Microsoft、Google、Amazon等知名企業的領導者，皆青睞高智商的考試高手與天才神童。²相反，那些既無家庭背景，智力又屬普通的人，除非擁有足夠的

資金及勇氣自行創業，或是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來證明自己，否則平庸的學歷難以讓人對他們另眼相看。

「智商」（Intelligence Quotient, IQ）的誕生，本來與優生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。受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等早期思想家研究成果的影響，法國實驗心理學家Alfred Binet開始關注人類智力的測量與量化方法，並與同事Théodore Simon研製出一套基於記憶力、專注力與問題解決能力的智力測驗，³於1908年發表完整的「智力量度表」（*échelle métrique de l' intelligence*），用於識別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。⁴這項智力測驗的初衷本是善意，希望為特殊需要兒童尋求更合適的評估及安置方式，避免落入當時精神科醫生Ferdinand Bourneville提出的方案——將「不適合」普通教育的兒童送往精神病院的特殊班。在Binet與時任教育官員Ferdinand Buisson的努力下，1909年新法通過，法國公立小學開始附設兒童特殊班級，取代了把學習遲緩兒童送往精神病院的做法。⁵

1 大衛·羅伯森 (David Robson) 著、姚怡平譯：《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？》(台北市：商業周刊，2020年)，頁66。

2 里奇·卡爾加德 (Rich Karlgaard) 著、林力敏譯：《大器可以晚成：當世界沉迷年少得志，耐心是你成功的本事》(台北市：先覺出版，2020年)，頁68。

3 Kendra Cherry, "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," *verywellmind*, January 16, 2026. <https://www.verywellmind.com/history-of-intelligence-testing-2795581>

4 Marc Brysbaert and Serge Nicolas, "Two Persistent Myths about Binet and the Beginnings of Intelligence tests in Psychology textbooks," *Collabra: Psychology* (2024) 10 (1): 117600. <https://doi.org/10.1525/collabra.117600>; Cherry, "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," .

5 Brysbaert and Nicolas, "Two Persistent Myths about Binet and the Beginnings of Intelligence tests in Psychology textbooks," .

Binet-Simon 智商測驗原型，成為心理學領域的重要里程碑，影響深遠。其後的改良版比奈智力量表（Stanford-Binet intelligence Test）、韋氏成人智力量表（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）等經典智商測驗，均受其啟發而誕生。⁶ 曾幾何時，智商測驗一度盛行，英美教育體系均普遍採用依照智商分數對學生進行分組教學的模式。儘管如今這種基於測驗結果的教育分流做法已逐漸式微，但智商測驗或其發展出來的SAT測驗，在教育界與職場中仍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。⁷

而讓智力測驗在美國蔚然成風的，正是 Lewis Terman。他的研究說服了絕大多數專家，認為高智商者無論在學術還是職場上，都能有更傑出的表現。⁸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？Terman 非常推崇 Binet-Simon 智力測驗，然而他對智力測驗的看法，卻與 Binet 截然不同。Terman 認為，智力測驗「能描繪出人類遺傳特徵預先決定的原始腦力，進而預測人終生在各種事情上的整體成就。」⁹ 他甚至主張，智商較低者道德水平也會偏低，因此提出「智力測驗可用來把少年犯隔絕在社會外，甚至在還沒犯罪前就先隔絕」。¹⁰ 在他看來，智力測驗的意義不只是根據兒童的能力量身打造教學內容，更能用來篩選出「天才兒童」。¹¹

昔日 Binet 研發測驗，是要幫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。¹² 而且「並不認為其所研發的測驗能描繪『智力』的全貌，他認為人類的『心理才能』太難捉摸，無法以單一尺度衡量。他並不覺得低分就表示受測兒童將來的發展機會有限，反而認為分數在人的一生當中還有可能提高。」¹³ 儘管 Terman 的團隊自 1920 年起，尋找智商超過 135 分至 140 分的兒童，並追蹤其日後成就，當

中確實不乏事業上表現傑出者，¹⁴ 但 Binet 的觀點是正確的，在智力測驗中獲得低分數的人，不代表發展有限。以 Robert Sternberg 為例，他被美國心理學會評為二十世紀第六名傑出的心理學者，卻在小學二年級的智力測驗中取得低分，甚至被判為「愚鈍」，連他本人也一度認同此評論。幸好他遇見一位拒絕以智商分數定義孩子的老師，獲得相信與鼓勵，成績因而突飛猛進，最終擺脫了這種自我應驗預言（self-fulfilling prophecy）。¹⁵

Sternberg 的經歷不僅證明了 Binet 「測驗低分不代表兒童未來發展受限」的觀點，其後續的研究也支持了 Binet 對智力的另一看法：「人類的『心理才能』太難捉摸，無法以單一尺度衡量。」¹⁶ 類似觀點也出現在 Rich Karlgaard 《大器可以晚成》的書中。¹⁷ Terman 所推崇偏重分析能力的智力測驗，僅能讓擅長分析者在 SAT 考試中取得高分；但 Sternberg 發現，除了分析智力，事實上還存在創意智商、實用智商（涵蓋後來所說的情緒智商和社會智商），¹⁸ 這些智力類型同樣影響個人一生的成就。

因此，社會不應僅將高智商、高學歷者定義為社會菁英或優秀人才。英國科學作家 David Robson 在其著作《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？》中指出，「無論哪種職業，還是有多數人智商沒那麼高，但表現上卻好過那些智商高的人，也好過於智力高卻未充分利用腦力的人。」¹⁹ 更何況，一個社會可以暢順地運作，既需要成績優異的人，也需要具備創意、積累實務經驗、擅長實際操作的人。倘若世界僅由一群成績優異的高智商專業人士主導，未必會變得更好。

6 Cherry, "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," .

7 羅伯森著：《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？》，頁 41；卡爾加德 (Rich Karlgaard) 著：《大器可以晚成》，頁 69。

8 羅伯森著：《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？》，頁 40。

9 同上，頁 37。

10 同上，頁 38。

11 同上，頁 37-38。

12 Cherry, "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," .

13 羅伯森著：《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？》，頁 35。

14 同上，頁 39。

15 同上，頁 52-53。

16 同上，頁 53-55；Cherry, "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," .

17 卡爾加德 (Rich Karlgaard) 著：《大器可以晚成》，頁 68，72-73，89。

18 羅伯森著：《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？》，頁 53-55。

19 同上，頁 45。



倫敦大學學院認知腦神經學者Itiel Dror作為領域內的專家曾表示：「專家之所以成為專家，之所以能高效率又快速把工作做好的那一堆基石，免不了也會有若干弱點，這是無法周全的」——「愈是專家，在許多方面上，弱點愈大。」Robson也認為，專家的判斷多數時候正確，但正因其身為專家，一旦判斷失誤，往往造成嚴重後果。²⁰ 芝加哥洛約拉大學心理學教授Victor Ottati則指出，專家常因自視專業而固執己見，不願接納他人意見；他並由此推斷，這正是部份政要一意孤行、拒絕妥協的原因。²¹ 更重要的是，Terman的核心觀點存在根本錯誤：相比高智商，品格更為重要，而高智商絕不等於道德高尚。遠至希特拉，近至愛潑斯坦，這些真實例子都證明，極具才智者也可淪為邪惡化身；甚至高智商犯罪者，更懂得包裝自己，愚弄並操縱他人。

這個世界絕對不會因為由大量高智商「優秀人才」組成，就必然變得更好；相反，一旦由高智商卻道德敗壞者掌權，只會帶來更多「史詩級」人禍，造成更多

生靈塗炭。倪匡筆下的小說《創造》便對此有所啟示：潘博士改造罪犯王亭，妄想將其大「腦」改造得與自己一樣，卻忘記了自己在不知不覺間成為綁架他人的惡人。他又怎能期望，依照自己的「腦電圖」就能改造出善良的人呢？

社會本就由各有所長的人共同組成。歷史上德國優生學非常黑暗，曾嚴重踐踏人類的尊嚴；時至今日，德國對「人」的價值觀，在某種程度上，比包括亞洲在內的許多地區更為進步。德國社會並不會過度重白領、輕藍領，藍領工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與白領差距不大，各項待遇亦獲得充分保障。²² 至於同屬歐盟的芬蘭，對藍領工人的重視程度更甚。²³ 例如在芬蘭人眼中，搬磚工人等職業從業者同樣被視為專業人士。²⁴ 當一個社會不再僅以學術成績定義人的價值、區分尊卑，那些手藝精湛、充滿創意的人，才敢於施展天賦、發揮優勢、追隨興趣，而非為了「生存」勉強隨眾，走上並不適合自己的人生道路。

20 同上，頁 109。

21 同上，頁 114。

22 "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the German Blue-Collar Workforce," *Localize*, February 2025. <https://www.localize.com/blog/changing-landscape-german-blue-collar-workforce>.

23 "Blue Collar Jobs in Finland and Workforce Need," *Finland Work*, December 2, 2024. <https://www.finlandwork.fi/2024/12/02/blue-collar-jobs-in-finland-and-workforce-need/>

24 Mikko A., "Embracing the Blue Collar: A Perspective on Working in Finland," *LinkedIn*, May 8, 2024, <https://www.linkedin.com/pulse/embracing-blue-collar-perspective-working-finland-mikko-antila-euhnf>



大器可以晚成

《大器可以晚成：當世界沉迷年少得志，耐心是你成功的本事》
(Late Bloomers: the power of patience in a world obsessed with early achievement)

作者：里奇·卡爾加德 (Rich Karlgaard)

譯者：林力敏

出版地：台北市

出版：先覺出版

出版年份：2020年

文：吳慧華 高級研究員

少年天才總是讓人讚嘆不已，身為他們的父母更是倍感自豪。正因如此，很多父母不願等待孩子在學業上慢慢成長，早早便為孩子報讀一個又一個課程，只希望孩子在年幼時就能「贏得」名牌學校的學位。大家或許以為這種現象只會出現在亞洲地區。然而作者告訴我們，美國其實也深受這種風氣影響，並同樣深受其害。

當社會推崇的價值只著重出色的成績，以及日後耀眼的收入與功成名就，孩子只會過著被揠苗助長的生活，不被鼓勵走上探索的道路。於是，現今的孩子雖然有更多接受優質教育的機會，卻也「更疲憊、更脆弱、更害怕失敗、更害怕打分數」。過去20年間，美國青少年患上憂鬱症與焦慮症的比率增加70%、自殺率更是持續攀升。諷刺的是，這些數字甚至高於經歷饑荒、經濟大蕭條與戰爭時期。只因社會比以往更重視考試與成績，學生的自由玩樂時間大幅減少，放學後不是補習，便是接受訓練和評分。

雖然有些學生十分精通這些學習的「遊戲規則」，游刃有餘，但對於無法適應單一考試標準的人來說，是否便一定難成大器？作者一方面指出，推崇年少天才帶來社會整體的負面影響；另一方面反對用學術成績來定義一個人的成就。他認為，每個人的學習並非簡單的事，而是「涉及神經、生理和情緒發展的累積過程」。每個人的學習方法不同，意味著每個人的吸

收、整合與應用知識的節奏也各不一樣。有人接觸基本原理後便能馬上應用，有人則需要融會貫通，才能實際應用。

大器晚成者，往往需要釐清整體脈絡，才能發揮出他人一開始難以察覺的天賦，因而發揮潛能的時間比預期更晚。也正因如此，單一考試標準對大器晚成者並不友好，因為這類考試方式會持續影響學生的排名和表現，讓他們初期的表現不符合外界的預期。作者坦言自己也是大器晚成者，親自經歷過差一點被教育制度扼殺，也深知在一個標準化的社會中，個人的天賦與潛能如何被遏抑。

大器可以晚成，因為每個人都擁有流質智力和晶體智力。流質智力主要與邏輯推理相關，通常在年輕時會達到顛峰；而晶體智力則是運用實際經驗的知識和技能，這種智力在人到中年後仍會上升。作者認為，社會不必執著於聘用年輕員工，因為就不同的工作內容，有些的確需要年長員工的晶體智力。

作者鼓勵起步較晚的大器晚成者，不要被他人定義自己的價值。每個人都有適合自己的土壤，無法在某間公司開花結果，未必是自己的問題，也可能是公司文化或制度窒礙了個人成長。堅持及忍耐固然是美德，但在適當的時候選擇放手，尋找屬於自己的土壤，才是真正的明智之舉。

AI世代與倫理的 12個視點（上）

陳永浩博士

▲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（義務） ▲

AI是人類的敵人？還是生存要素？其實都不是……

只要你是《生命倫理》雙月刊長期讀者，就不難留意到我們在這一年分享了不少關於AI與倫理關係的文章。回看第一代AI，主要是對答式AI（大型語言模型LLM），流利對答是其重點。當AI處理不了問題時，有可能靠「老作」過關：這種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的現象稱為「AI幻覺」（Hallucination），所以當時大家多抱著「玩玩吓」的心態。¹

然而科技一日千里。自2025年開始，第二代AI技術興起，加入了「自我反思」（Reasoning model）功能，能更有效地分析問題、搜尋，也在回答前，執行自我思考和反問程序，確保答案準確。這時AI已有超越人類能力的勢頭。過去人們以為AI取代人類工作是說笑，結果這幾年間，真的有不少大公司以AI取代員工，裁員消息接踵而來，大家都生怕被取代。

的確，AI發展正以此方向進發。除了對話式AI，現在的新寵是「代理式」AI（Agentic AI）。² 它像「真人助理」，能根據計畫，採取行動、執行工作並做出

決策。例如以往請AI計劃行程，僅有景點介紹（很多時還會錯的）；代理式AI不單規劃更完善，更可幫你機票比價、酒店、安排交通，甚至使用信用卡資料代訂。坊間熱話的OpenClaw就是一例。³

可是，我們對AI影響的討論，常流於表面，如是否影響學習或取代人類工作；又或一味樂觀，認為必須融入AI，以騰出時間做更具價值的工作。⁴ 這兩極看法，其實只是同一問題的兩面。

筆者將分兩期分享AI與倫理的12個視點，探討在互聯網、社交媒體和AI文化下，社會與倫理是如何在不自知中改變。透過這樣的觀察，才能知道在AI時代該如何自處，這才是王道。

1) 上網最重要是速度，生活卻缺少溫度

雖然香港網速極高（甚麼比光速更快？除了光纖，還有Li-Fi，傳輸速度比現有Wi-Fi快100倍）。⁵ 但網絡生活卻缺少「溫度」：你上次和家人、朋友「煲電話粥」，或和一個「真人」坐低傾心事是幾時呢？

1 LL：〈AI幻覺（Hallucination）：當人工智慧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，生成式AI為何充滿錯誤資訊？〉，IP2 Launchpad，2025年3月20日，網站：<https://www.startupterrace.com/post/ai%E5%B9%BB%E8%A6%BA%EF%BC%88hallucination%EF%BC%89%EF%BC%9A%E7%95%B6%E4%BA%BA%E5%B7%A5%E6%99%BA%E6%85%A7%E4%B8%80%E6%9C%AC%E6%AD%A3%E7%B6%93%E5%9C%B0%E8%83%A1%E8%AA%AA%E5%85%AB%E9%81%93%E5%BC%8C%E7%94%9F%E6%88%90%E5%BC%8F%E7%82%BA%E4%BD%95%E5%85%85%E6%BB%BF%E9%8C%AF%E8%AA%A4%E8%B3%87%E8%A8%8A%EF%BC%9F>

2 Cole Stryker, "What is agentic AI?," IBM, <https://www.ibm.com/think/topics/agentic-ai>

3 〈什麼是代理式AI？〉，Google Cloud，網站：<https://cloud.google.com/discover/what-is-agentic-ai>

4 周昭瀧教授：〈AI工業革命衝擊勞動力市場〉，FT中文網明德商論專欄，2025年5月16日，網站：<https://www.hkubs.hku.hk/tc/research/thought-leadership/ft-chinese-column/impact-of-the-ai-industrial-revolution-on-labor-market/>

5 李柏昱：〈迎接「光世代」，Li-Fi讓你冇光就能上網〉，PanSci 泛科學，2015年11月30日，網站：<https://pansci.asia/archives/88905>

很多人視AI為「好朋友」、靈魂伴侶（Soul mate），與其傾心吐意。雖然AI很擅長將情感按正負面等簡單作類別區分，但要辨析情感強弱程度（Sentiment analysis），或理解譏諷、暗示等用意卻很困難了。⁶ 尤有甚者，如果當事人有情緒不穩或出現危險時，AI往往只懂附和，未必能作出正確反應。

II) 知識很多，智慧很少

資訊爆炸的年代，得到知識雖多，但能轉化為智慧的人卻很少。很多人以為在網上按鍵就能得天下，自以為聰明，其實卻是個笨伯。

「知識」和「智慧」可劃分為數據（Data）、資訊（Information）、知識（Knowledge）及智慧（Wisdom）所組成的「DIKW」體系。⁷ 將最基本的資料層加入內容、聯想及反覆思考，才能化做智慧。理論上，人類在AI與科技最發達的時代，應該變得更聰明的，但神經科學家研究指出，Z世代（1997-2012年出生）年青人智商（IQ）竟低於父母群體。調查更發現，Z世代在專注力、記憶力、閱讀理解、數理能力及解難能力等範疇，表現均不理想，出現如難以長時間集中、長期記憶建立受阻、失去閱讀長文耐性、邏輯運算退步及缺乏深度思考等情況。⁸

當然，也有人說：Z世代在身手協調、多工處理和空間邏輯能力，肯定比上一代強。究竟科技能將聰明的人變得更聰明，還是將懶惰的人變得更蠢？那就有待大家解答了。

III) 是被繁忙塞滿，還是被聖靈充滿？

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蕩；乃要被聖靈充滿。（弗5:18）

這裡並非討論聖靈觀，而是想問：我們每天被甚麼塞滿？香港人見面，常問對方最近忙甚麼。

筆者將這個現象求問AI，得出的答案很有意思——「忙甚麼」雖是問候對方近況，但也可能帶有對「盲目忙碌」的反思，提醒人們檢視是否在「瞎忙」。AI甚至建議可以閱讀書籍（如《你在忙什麼》）或聽歌，關注心靈負擔並放下重任回歸生活。⁹

IV) 是一時開心，還是真心歡欣？

繁忙過後，你快樂嗎？現今是「娛樂至死」的社會，在互聯網世代，一切都在「加速」，一刻的刺激快樂展現在無盡卻限時發放的Reels中，人們停不了地看，開心卻只得一時，真心因此歡欣的卻不多。

另一方面，社交媒體興起引發「錯失恐懼症」（FOMO）。看到他人的「開心Share」常觸發與別人的社交比較（social comparison）。另一方面，演算法則亦使人在社交媒體中不斷「圍爐」，在看到大家的精采post的同時，也強化「我錯過了什麼」的感覺。¹⁰

V) 擁有了Connections，卻減少了Relations

被「繁忙」與「朋友Post」牽著走的同時，社交媒體讓我們看似擁有很多「聯絡人」（Connections），但彼此的「關係」（Relations）卻減少了。

今日通訊模式雖然強大，但內容每每流於單向與表面。表面朋友成千上萬，但知心好友卻很少。AI技術雖然提高生活便利，卻也減少了人際互動，導致孤立感。長期依賴更可能削弱社交能力，影響心理健康。¹¹

VI) 收到，不等於明白

要分享的內容實在太多，若一次過寫出來，相信你也只是「收到」，卻消化不來、明白不了。

看來，還是下期待續吧。

6 Jason Yuen：〈芝蘭開門AI社會的危與機〉，《CUHKUPDates》，網站：<https://www.iso.cuhk.edu.hk/chinese/publications/cuhkupdates/article.aspx?articleid=3991>（最後參閱日期：2026年4月14日）。

7 維基百科：〈DIKW體系〉，維基百科，2025年7月20日，網站：<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DIKW%E4%BD%93%E7%B3%BB>（最後參閱日期：2026年4月14日）。

8 Dr. Jared Cooney Horvath, "Written Testimony," Before the U.S. Senate Committee on Commerce, Science, and Transportation, accessed April 14, 2026, https://www.commerce.senate.gov/wp-content/uploads/media/doc/Horvath_Written%20Testimony.pdf

9 Gemini：〈關於「忙什麼」的回答〉，網站：<https://share.google/aimode/bW0ekjK69DVEceXIR>（最後參閱日期：2026年4月14日）。

10 東華三院 Radio I Care：〈錯失恐懼症〉，<https://www.radioicare.org/info/mentalillness/fomo/>（最後參閱日期：2026年4月14日）。

11 乘客阿德：〈2025年人工智能對我們有什麼影響？一文認識AI發展的好處和壞處〉，稅務站，2024年10月30日，網站：<https://www.taxstation.hk/post/2025%E5%B9%B4%E4%BA%BA%E5%B7%A5%E6%99%BA%E8%83%BD%E5%B0%8D%E6%88%91%E5%80%91%E6%9C%89%E4%BB%80%E9%BA%BC%E5%BD%B1%E9%9F%BF%EF%BC%9F%E4%B8%80%E6%96%87%E8%AA%8D%E8%AD%98ai%E7%99%BC%E5%B1%95%E7%9A%84%E5%A5%BD%E8%99%95%E5%92%8C%E5%A3%9E%E8%99%95>



生命倫理

LIFE & ETHICS

網址：<http://ethics.truth-light.org.hk>

電話：2768 4204

傳真：2743 9780

電郵：research@truth-light.org.hk 地址：九龍荔枝角長裕街8號德京廣場11樓1105室



「這教會非我家？」 探討新世代對教會的期望與觀感」週年研討會

信徒為何離開教會？尤其是年輕信徒群體。人們常說「因了解而分開」，但事實或許是因「誤解而分開」。

為了真正理解離開教會的信徒對教會的期待與感受，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於2026年啟動了名為「『這教會非我家？』——教會對新世代信徒的意義」的探索性研究。這項研究旨在深入了解新世代基督徒對教會的歸屬感、信仰認同，以及影響他們

留下或離開的關鍵因素；同時探討教會在與新世代互動時有哪些可以改進的地方。

本研究由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曾偉洪博士負責執行，研究結果將於2026年6月12日舉行的「這教會非我家？探討新世代對教會的期望與觀感」週年研討會上正式發布。千萬不要錯過這場為教會未來把脈的重要對話！

這教會非我家？
探討新世代對教會的期望與觀感



主題：這教會非我家？探討新世代對教會的期望與觀感

日期：2026年6月12日（五）

對象：教牧、長執、信徒領袖

地點：旺角浸信會

（九龍旺角山東街47-51號中僑商業大廈6字樓）

時間：上午9:30-下午5:30



諮議小組成員

吳思源先生（愛百合牧養總監）

辛惠蘭教授（中國神學研究院余達心教席副教授〔聖經科〕）

李樹甘教授（香港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系主任）

洪子雲博士（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講師）

張志儉博士（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政策、行政及社會科學教育部榮譽助理教授）

陳明泉牧師（旺角浸信會主任牧師）

曾偉洪博士（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）

趙崇明教授（香港神學院神學及歷史科副教授）

藍志揚博士（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教育助理教授）

顧問

吳庶忠教授（香港科技大學生命科學部客座教授）

吳庭亮博士（溫哥華信義會新天堂牧師）

吳澤偉先生（納思資源策劃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）

研究中心同工

陳永浩博士

研究主任（義務）

吳慧華小姐

高級研究員

督印人：蔡志森

總編輯：吳慧華

編委：陳永浩、何慕怡、沈雅詩

設計：鄧樂婷

出版：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



生命倫理雙月刊

✦ 本刊所有文章，如欲轉載，請與本中心聯絡。